

方 志 纯



回忆 新疆监狱 的斗争

人 民 出 版 社

I251/94

回忆 新疆监狱 的斗争

方志纯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1227

861227

封面设计：宁成春

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

方志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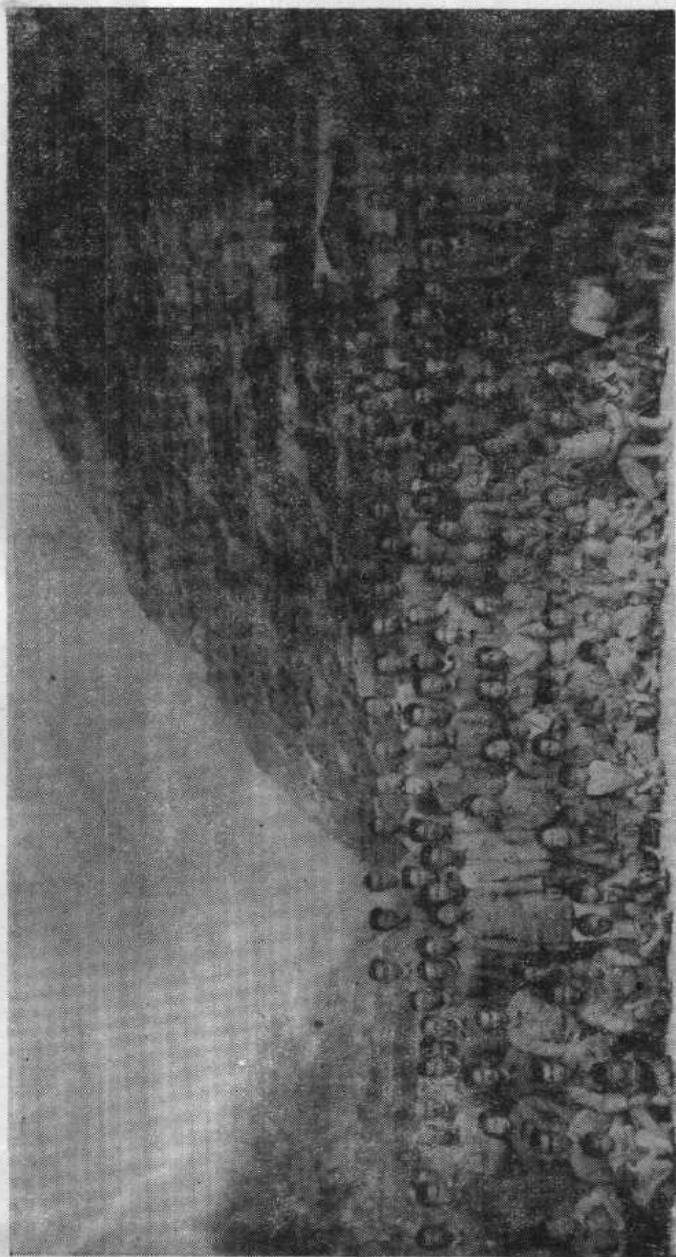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5印张 79,000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7,000

书号11001·484 定价0.40元

由新疆释放回延安的全体中共人员



陈 潭 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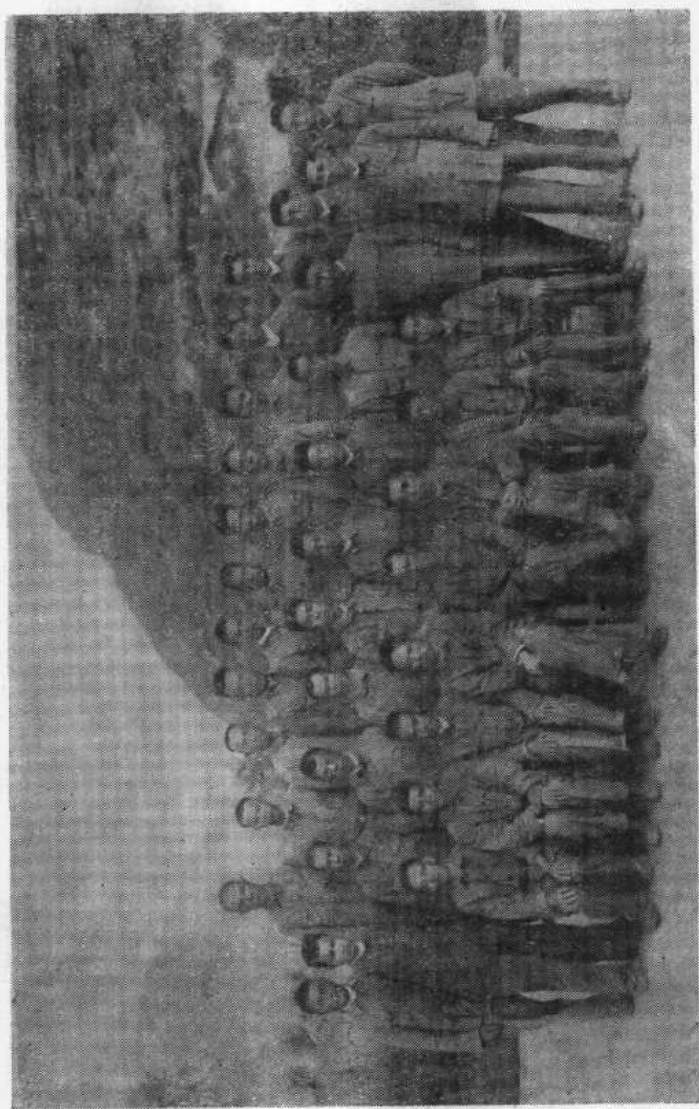


毛 泽 民

林基路



由新释放回延途中的中共党支部成员与小组长们



在新疆学习航空的同志们回到延安

目 录

回忆新疆监狱的斗争

天山风雪	4
“六大政策”	10
革命烈火	15
青萍之末	22
集中软禁	28
铁窗寒夜	36
建立联络	44
统一行动	53
绝食斗争	58
阿山真金	69
黑牢红心	78
囚徒歌声	89
傲雪青松	98
战友情深	105
嫩苗经霜	111
重获自由	118
坎坷万里	126

延水欢笑	135
冤家路窄	141
血的教训	149
后 记	155

我们就要离别莫斯科回国了。

一九三八年初，党中央决定派我们来苏联学习。二月，我们离开延安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又从迪化出发，告别了烽火连天的祖国，五月到达了阳光灿烂的莫斯科。

以任弼时同志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把我们安排在东方大学(也称共产国际党校)中国部学习。我们一批来苏联学习的有马明方、张子意、蔡畅、阿金、蹇先任、贺子珍等同志。先期到达这里，以及比我们稍晚一点来这里学习的还有贺诚、杨之华、姜曼文、李握如、刘护平、杨南桂等熟悉的同志。我们许多老战友又在国外相逢了。

时间过得真快，在苏联，一眨眼就三年了。

当我们得知要回国的消息之后，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夕，马明方和我们几个同志，就乘车前往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去拜会季米特洛夫同志。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夜晚，莫斯科街道两边的建筑物上，银装素裹，在路灯和月色的辉映下，闪耀着一片柔和的银白色的光芒。季米特洛夫同志热情地会见了我们。他高兴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坐下后，便问我们：同志们到苏联来学习已经三年了，有什么收获呀？没有等我们回答，他又接着说：现在，国内需要你们回去。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共产国际决定，你们这一批中国同志立即回国去。他停了一下，看了我们一眼后，又说：任弼时同志都和你们谈了吧。我们回答说，任弼时同志已跟我们谈了。一谈到回国，我们的情绪便活跃起来。我们是战士，当然希望早日投入战场。

我们知道，在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中，季米特洛夫同志机智勇敢地利用敌人的法庭，揭露法西斯分子的阴谋，得到全世界进步人民的支持，终于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因此，我们都笑着请他介绍斗争经验。季米特洛夫同志知道我们这些军事干部，还很少和敌人在监狱里、在法庭上打交道，于是就笑着答应我们的要求。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介绍完他在莱比锡法庭上的斗争情况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当然，同志们回去后的主要任务是搞武装斗争，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有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和敌人搏斗的本领，而且

要有在监狱里、在法庭上和敌人斗争的本领，战场上确实考验人，监狱同样也考验人啊。

一直谈到深夜，我们才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握手告别。他将我们送到大门口，深情地说道：“再见了，同志们！”

四十年后，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临别赠言”还仿佛回响在我耳边。当我回忆我们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关进监狱的这一段经历时，越是觉得他的话的含意是多么深邃，又是多么发人深思呵！

天山风雪

一九四一年一月，我们动身回国，途经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进入国境。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激动。

“祖国啊，我的亲娘，我们回来了！”我们都高兴地叫嚷着。“Ах, Родина—моя мать!”^①吉合同志高兴地用俄语欢呼着。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徐明乐同志代表陈潭秋同志专程到边境来迎接我们。

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走惯了莫斯科平坦的水泥大道，踏上这坎坷的泥土公路，大家好象还有点不习惯。但是，同志们都知道，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这是抗日战争的路，因此，大家情绪都很高。

我们一行二十余人，在离别了三年之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面对祖国壮丽的山河，同志们

^① 中文为：“啊，祖国——我的母亲！”

都在指手划脚，高谈阔论着。

在伊犁休息了两天，一九四一年二月初，我们到达迪化，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羊毛湖招待所里。当天下午，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就顶着塞外的凛冽寒风，来看望我们。陈潭秋同志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说：“同志们路上辛苦了，共产国际来了电报，说你们要回来，我们热烈欢迎！”说着，他拿出一盒烟，给在场的人一人递一支，他一边抽烟，一边问起我们旅途的情况。张子意、马明方和我，向他汇报了我们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情况。陈潭秋同志听后风趣地说：“你们学了很多马列主义，吃了洋面包，现在回来，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但是，可不能骄傲、翘尾巴啊！”他略停片刻，接着说：“目前情况比较复杂，你们暂时还不能回延安，要继续留在这里学习，不能满足于已经学到的东西，还要联系实际，学习我国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和军事。”我们还向陈潭秋同志报告说：同志们在苏联学习期间，节约了一笔生活费，约有二百多美元，大家决定把这笔钱交给党组织。他听了后，很高兴，赞赏地说：“你们在苏联学习了几年，节衣缩食，保持了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好啊！就把这笔钱交给办事处吧。”

到乌鲁木齐后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向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报到了。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会

见了全体回国人员。下午，陈潭秋同志给我们作报告，介绍了国内及新疆的情况。

“同志们，冷吧？”陈潭秋同志笑着问我们。没等我们回答，他又接着说：“我得跟同志们打个招呼，新疆不仅自然气候寒冷，政治气氛也是很冷的。”

陈潭秋同志说，你们是一九三八年从这里走的，你们走了以后，我党在新疆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统一战线搞得好，国共合作的局面能稳定，我们还可以拖着盛世才，为新疆各族人民办更多的好事。但事与愿违啊，一厢情愿不行，人家不想干，蒋介石也不让干。

陈潭秋同志接着向我们介绍了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高潮的情况：

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向我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向我边区进攻，侵占了我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淳化等五个县城；在山西，军阀阎锡山“围剿”我抗日决死队，破坏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太行山区，国民党顽固派的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分三路向我进攻；在河南、河北、山东、湖北等地，国民党顽固派到处都在挑衅寻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我军的奋勇反击下，国民党顽

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就在去年年底，同志们回国前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今年一月，蒋介石经过精心策划，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此事同志们已经从《新疆日报》上看到了吧，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一个滔天罪行。

“这该死的蒋介石！”

“走，回延安去，回部队去，为战友报仇！”

陈潭秋同志还没有说完，就被同志们的愤怒声打断了。

“走?!”陈潭秋同志接过话头说，“走也难走哇，同志们！”

陈潭秋同志接着说，蒋介石这个大顽固派摆刀弄枪，各地的小顽固派也在张牙舞爪呢。就在同志们回来之前，东北义勇军的四、五十个同志，从苏联经新疆回延安，途经平凉、洛川、三原等地时，就被朱绍良、胡宗南等部匪徒逮捕了，现在还下落不明。这就是说，路，已经被封锁了。看样子，进是进不了，退呢？回苏联去，也已经不可能了。我不妨把情况说得严重一点，同志们已经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要留在新疆战斗了。

“留在新疆?!”不知谁性急地插话问道。

“是啊，留在新疆。”陈潭秋同志点燃了一根

烟，接着向我们介绍新疆的情况。

新疆地方军阀盛世才，最近也露出本来面目了。由于害怕共产党掌握财权，他已把毛泽民同志从财政厅调到民政厅去了，还把反帝会的黄民孚^①、新疆学院的林基路和第一中学的李志梁^②等同志从省里调到南疆边远的县里去了。过去，盛世才每逢开会什么的，总要做做样子，请我们参加，现在却对我们置之不理了。总之，我们在新疆工作越来越困难，处境越来越坏了。举个例子吧，有一次《新疆日报》的排字工人，误将盛督办的“辦”字排为“辨”字，盛世才竟借机大发雷霆，将我党在《新疆日报》工作的副社长、总编辑李宗林、李何等同志叫去训了一顿，并给予记过、罚薪的处分。新疆的政治气氛由此可见一斑了。

“同志们要我讲形势，这就是我要坦率地向同志们介绍的目前形势的严重性。大家都是党的比较负责的干部，对形势的严重性，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要有足够的估计。同志们不是想过黄河、回延安吗？可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同志们不是想上太行山、回部队去吗？可是‘将登太行雪暗天’。当然啰，道路是曲折的，前途终究是光明的，还是李

① 黄火育同志的化名。

② 李云扬同志的化名。